

致敬语言本身

索南才让

和一个朋友说话,他用那独特的言语传达了很多情绪和内容。涉及中年阶段的自我省定,也担忧将来,并且也在最后给了自己一种必然的安慰。犹如重新登录自己的系统,他把自己更新。我们分别时,我被他从始至终的那份从容打动,能把自己控制得很好的人,大抵是心里有底的人。但他说,可是,不知道我到什么时候,才能把发生的那些糊涂事情挖清?

是啊,什么时候才能世事洞明呢?我顺口说,那就从今天起,开始世事洞明。

一句壮志豪言。而与之相符相合的,有没有一种精神存在呢?其实,这位朋友最明白自己什么时候才会世事洞明,才会把所有的事情都“挖清”。他说,还是需要说很多,不断地说。用语言输出大量的东西,传达根本不能解决的问题,反反复复的。但又是需要用语言必须为之的事情。就像写文章。

写文章的人,甫一提笔,一落笔,就和语言建立起难以明说的关系,但是,仅仅有表面的语言,有开头的语言,有书面的语言远远不够,还需要有精神的语言,没有精神语言的语言是什么呢?可能连影子都不是吧。

所以本雅明说:“精神存在于语言之中,而不是用语言传达自身,这意味着它不与语言存在外在的统一,只要精神存在能够的,传达它与语言存在就是统一的。统一的精神实体中可以传达的乃是其语言实体,因此,语言所传达的乃是事物特定的语言存在。然而,

唯其如此,事物的精神存在才直接包含在其语言存在之中,才是可传达的。”我读散文作者张玉元了几十年中所著不多的散文篇什,很能感受到精神语言的存在。他早早地把精神语言放在了一个核心要旨的位置上,再用语言实体的表现形式将其外在化。这是一个优秀的写作者的本命语言。

阅读这些散文时,我感受到张玉元似乎也有很强烈的要为很多事物命名的冲动,要向存在于命运中的事物进行他的本命语言的赋予。也许这正是他要做的,他想要通过给它们命名来传达自身,来传导向外的一种信号。这让我想起那些伟大的散文,那些伟大的散文的精神实体仍是语言,但必然同时也是语言本身拥有其绝对完整性,也是它们原初的语言。我认为散文语言中有一种奇特的纯粹性,这种纯粹性来自它超越语言表达性本身的一些东西,散文语言想跳跳,想单独存在。正如本雅明所言,不存在语言内容这样的东西作为传达语言,传达思想实体,而思想实体本身便是可传达的。那么,那些优秀的伟大的散文中体现出来的纯粹、有别于语言内容之外的东西又是什么呢?它可能是在更高的范畴所包涉,也有可能并没那么多意义,这些通通我都不明白。阅读这些散文,其实是在通过这些语言文字的背向延展,去看其他的东西。有一种概念很早就已产生,那就是通过语言,通过文字去看本质。因为这种逆向关系式的探索是有意义的,启示我们在表达自身“在这里”时,需要注意到“最高的精神存在是有赖于人们以及人的语言的”。

张玉元的文章,有强烈的向先贤、向那些伟大的作家、文章致敬的意思和虔诚。他用自己的语言去给予自己的表达,致敬一种纯粹的意义。他生长在高寒之地,用几十年的时光感发他的生活。他的力量全奉献给了这里,这就好像弗里德里希·马克思·缪勒的一首诗歌中所写的那样:泥土之人,走上前来,在凝视中,因了语词,愈益完美,愈益完美。

故土,个人,语言和养育放在一起,能够产生情感的人,就应了这首诗。

历代功高震主的名帅,下场大都惨不忍睹。汉之韩信,宋之岳飞,明之蓝玉、傅友德、袁崇焕,清之鳌拜、年羹尧,皆战功辉煌而惨遭杀害。纵观中国历史,有一位功勋卓著、平定“安史之乱”后又屡克叛军的帅才郭子仪,列四朝名臣而得以善终。

郭子仪,陕西渭南人,自幼习武,英俊倜傥,力大无穷,又精通兵法,18岁以精娴武艺力克众武生,任左卫长上(从九品下),因其武艺出众,调入京城。他从严治军,将禁军训练成精锐部队。郭子仪察觉安禄山私藏兵器,大胆进言,唐玄宗不以为意。“安史之乱”爆发,郭子仪临危受命,率朔方军讨伐安禄山,先后收复云中、马邑,因功加封御史大夫(从三品)。天宝十五年,郭子仪出井陉关,与其副手李光弼一举击破史思明数万大军,俘虏四千余人。唐玄宗听信杨国忠谗言,命哥舒翰轻取潼关被攻敌,招致大败,长安沦陷,经马嵬坡兵变,太子李亨在灵武登基,为唐肃宗。

郭子仪、李光弼率军赶到,唐肃宗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(相当于宰相),郭子仪率军出战,一举平定河曲,收复长安。郭子

金华兰溪游埠古镇的早茶,相比广式、扬式早茶,另有一功,其配套点心,琳琅错杂,令人目不暇给。

我兜兜转转,一路吃将过去,差不多想打道回府时,突然发现有个小吃摊并且是唯一的一家,正卖着曾在上海大为流行、如今几乎绝迹的糖糕,不由得大感兴趣。

我问正在忙碌的店主老婆婆:“这个东西,你们这里叫什么?”老婆婆咕哝一声。我没听清,或因她说的是难懂的方言,或因人家听不懂我的“塑料普通话”,我再用上海话询问,

对方依然甩出一个我无法理解的词。于是彻底失去耐心,我抬眼盯着上方的价目表,希望从中找出“糖糕”或与“糖糕”对应的名目,打量两遍,愣是落空。虽然肚皮已吃到了撑,我仍决然买下一枚糖糕——当然是与另外两位旅友瓜分——目的只为体验一下那个久违的点心。

遗憾,我没吃出留存记忆中那几十年前的滋味,原因嘛,一是结体松散,仿若油条;二是出锅太久,吃口蔫滞。

我相信在上海,说起糖糕,概念具有唯一性,即仅指一种V字形油炸食品;但无法排除别的地方恐怕有自己特定的叫法,诸如炸面角、油角、炸糕之类。

江南地区,似乎约定俗成地把食材为稻米、用笕屉蒸(油炸者极少)、形状或方或圆的点心,叫糕;而像糖糕那样以小麦粉为食材、呈现V字形的油炸食品而

上世纪60年代,我出生在虹口区武进路永吉里,父母、姐姐和我,一家四口挤在石库门一楼半9平方米的亭子间里,大橱、五斗柜、大床、方桌、马桶等家什一放,几乎没有立足之地。从我有记忆开始,晚上睡觉,我和姐姐就是头在桌子下、脚在床底下,这样的生活一直到我小学毕业,搬出石库门住到公房才结束。也许是童年时被生活的窘迫压



去远方 (油画) 朱丹

抑得太深,心里一直埋着一种强烈的欲望:啥时能住上一幢石库门?工作以后,稍有积蓄,我开始考虑改善住房条件。那时上海人的改善房多半是搬出石库门,住进高层电梯房,而我却一门心思地淘老房子,还差点被骗。

开放,任何人皆可自由出入参观,郭妻妾子女常有东西被窃,便问郭子仪为何不关门?郭子仪答:高墙闭户,谗言必生,坦荡示众,祸端自消。唐代宗李豫崩后,其长子李适即位,即德宗,赐郭子仪为“尚父”,郭子仪谢绝,放弃所有官职,请求告老还乡,他举起兵符:“缴还兵权,归于陛下”,“郭氏子孙,永不掌兵”。郭子仪卒于84岁,追赠太师,谥号“忠武”,这个历经四朝的名臣屡经风波,“功盖一代而主不疑”,终得善始善终。



壶中书影

被称为糕,简直属于异数。

我小时候,寒舍附近一家饮食店,早上卖大饼油条饭饭;下午3时开始支起一口油锅,摆开一张方桌,做两样点心——小微脆麻花和糖糕,很受周边居民欢迎。厨师采用两种点心轮作方法,大大提高了油锅利用率。

脆麻花,上海人叫铰链棒。这个名称不是取自装配门窗需要用到零件,而是一种绒线衫编织法;我曾经写过,此处不再饶舌。

由于三天两头要买糖糕,故而,我对厨师的操作留下一些印象,大致是:把发酵(可能半发酵)的面团,沥些油,反复拿捏,以致到位;拉伸,擀成长长的条块状;切去两头,聚拢一团,擀成薄薄的面块,与先前成立的面块等长等宽,上面刷食油,撒砂糖,考究的加点点芝麻,使为油酥;将油酥置于另一条面块之上,对折;切成一条条两指宽、食指长的短条,油炸;俟其两端自然开叉(呈V字形),外表泛出金黄,差不多就可以起锅了。

它像对折的油条,然比油条扎实且含油酥(开叉处呈褐色),外脆里绵,香甜可口,老少皆喜,洵为美点。

好不容易在网上找到一则号称“老上海传统糖糕”制作攻略,师傅却强调一点——别忘了往面粉里打鸡蛋哦。

“额滴神啊!”困难时期,如此廉价的平民点心居然还要掺鸡蛋,那与晋惠帝的“何不食肉糜”,岂非五十步笑一百步?

千辛万苦把辛苦钱追回来后,又开始漫长的觅房之路。

我几乎把上海滩可交易又有出售意向的老房子看遍了,最后选择了延安中路上的康乐邨。这里地段好,靠近张园和静安别墅;弄堂较宽敞,可停车;价格也在经济承受能力内。房东老先生当时八十八岁,原先是中医。老太太八十二岁,教书出身。两人婚后一直住在这里,如今岁数大了,爬不动楼梯,房子也年久失修,小辈想替他们置换一下。当时来看房有意向的人很多,为了让他们在同等的价格下优先考虑我,我经常和他们聊石库门的往事,磨了一个多月,他们当场表态:优先卖给周先生,因为他热爱海派文化,有石库门情结。交易完成后,我还和他们说等装修好,随时欢迎他们来看看老邻居,唠唠家常事!

好友得知我搬至静安区,特地送了本《乐游静安》的书,书中提到康乐邨的历史:康乐邨建造于20世纪30年代,当时称“宝隆花园”。难道一切都是冥冥中早有安排的吗?我供职30

七夕会

我常会在晚上9点后,穿上跑衫跑鞋,戴上耳机出门跑步。这时,街上、公园、操场、小广场上,那些休闲的人群基本上回去了。在跑者眼里,各种道路都变成了跑道,可以安心跑步。是的,我是一名夜跑者,相对于白天跑步的人来说。

常有人问,到底晚上跑好,还是白天跑好?我选择夜跑是觉得夜跑跑步更能放下心来。不会边跑边想着赶紧跑完要洗澡,去上班、别迟到……这样神经紧张,会失去跑步放松的乐趣和意义。夜晚跑步随心所欲得多,快点、慢点、长点、短点,都可随意调整。甚至今晚探索个新路线,或跑到一半喝奶茶去了,喝完再继续计时奔跑……总之,跑是为了放松。

而我知道,人是天生的百灵鸟,他可以起得特别早,完成我在夜跑时段完成的所有跑量。所以我认为,夜跑晨跑都行,选择你觉得合适的时间段,甚至中午、下午、黄昏都可以,只要你跑得



心灵港湾

久居车水马龙的繁华之中,要保持“中隐隐于市”的平衡自洽,我有三大“祖传心法”:听评弹、咏诗词、观修竹。

评弹,是我学龄前记忆中日日绕梁的家的背景音。黎明即起的外公,洒扫庭除的同时,必定会打开收音机,轻轻播放令人耳愉心悦的“江南晨曲”,将我一点点自然唤醒。这样醒来的我,被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三弦琵琶音和似懂非懂的吴侬软语抱着,从来不知何谓“起床气”。

收音机总是从早到晚开着,外公总是能调到我最喜欢的频率,听我最喜欢的节目,风雨无阻。午后,当广播里传来“下面请听弹词开篇”时,忙碌了半晌的外公便会泡杯清香四溢的茉莉花茶,在我身旁的摇椅上坐下来,一边看我习字,一边跟着广播轻摇竹椅,轻声哼唱……其实,广播里播放的音乐远不止评弹,外公也从未带我至江南,然而,外公的超然与安详却让评弹成了我的“百忧解”,无论何时,只要一小段,便可秒回童年、幸福满满。

当然,听着评弹“下江南”,这样的幸福还会翻倍,因为可以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,同时咏诗词、观修竹。

这次去扬州,扬州的诗词自不消说,最令人动容的,莫过于偶然听见当地导游骄傲地对游客说:“自古以来,我们这里的乞丐都会作诗,乾隆皇帝还和一个诗丐写的诗呢!”导游引以为傲的“诗丐”,名叫马体孝,其实祖籍山西,因家庭矛盾而漂泊到扬州宿迁。虽乞讨为生,但仍保持着文人的清高和节气,最后冻死路边,胸前还藏着绝笔《怀中诗》:“拙性从来似野牛,手携竹杖至江头。筠簪背月悲残夜,歌板临风唱晚秋。双足踏穿尘世路,一身卧遍荒邱。从今不复傍门户,蹇夫何须叹不休。”

不止诗丐,还有“鹤家”。鉴真大师曾做住持的大明寺里,有一座石碑,写着“鹤家”二字,碑文记载着一段浪漫而感人的故事:1893年,时任住持星悟禅师养了一对白鹤。后来,雌鹤因病离世,雄鹤昼夜哀鸣,绝粒而死。禅师深受感动,为双鹤修了坟冢,并请人写下碑铭:“世之不久,愧斯禽。”在鹤家边静坐须臾,看修竹青青、观想130多年前的鹤侣情深,内心祝福着这些年来找我做过婚姻辅导的夫妻们,紧接着,收到了一对新人分享的刚领到手的一纸婚书——古意盎然的婚书之上,一圈凤凰于飞、芙蓉吐蕊和喜字窗花等图案,环绕着六行古法竖排的手写体婚约誓言:“玉垒情深,芙蓉意重。两姓联姻,良缘永结。此日桃花灼灼,宜室宜家。他年瓜瓞绵绵,尔昌尔炽。谨以白头之约,书向鸿笺。好将锦城之盟,载明鸳谱。”落款:“成都民政局。”忍不住湿了眼睛——多么诗意的誓词和祝福,难怪有人专门飞去成都领证结婚……

原来,让年轻人相信爱情、向往婚姻、生儿育女的,是长辈们在“听评弹、咏诗词、观修竹”等暂停瞬间留下的、美好安宁的生命状态和生生不息的活着的意趣,是无论贫穷还是富有、疾病还是健康、顺境抑或逆境,都可以“两脚翻跼尘世路,一肩担尽古今愁”的气宇轩昂。

年的单位名称也是“宝隆”,海人从小都是在石库门长大的!”但马上有人反驳道:“只讲对了一半,你们现在还有几个住在石库门?”我含笑不语,其实他们都不知我心中的石库门情结,是前世定的情,今生化开的结!

放松,跑得爽快,达到效果,就行。然而,好几位跟我辩论起来:夜跑好吗?安全吗?黑黢黢的,绊倒了怎么办,崴脚了怎么办?还有,好多人说晚上跑完了会亢奋失眠。于是我说,那你就晨跑。其实,没有万无一失的运动,不如先跑起来。不跑,你永远不知道那个滋味是什么,会遇见什么,该解决什么,甚至,享受到了什么超乎你想象的滋味。前提是,你要先跑起来,先行动,然后再调整。否则,是空谈,空耗你的人生。人生是行动出来的,不是想象出来的。

关于跑步的玄幻思虑真的好多,晨跑还是夜跑?什么样的鞋子?膝盖会不会受伤?快走也能达到跑步的效果吗?跑步会加速衰老吗?跑步跑出晒斑、会掉头发吗……说实话,那些关于跑步的种种顾虑、困惑,比起跑步带给你的愉悦、镇静与改变,简直不值一提。

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,想东想西不如先干起来……有那么多纠结的时间,跑者已经在路上了。

晨跑还是夜跑

周水欣



夜光杯

评弹、诗丐、鹤冢与婚书

林紫

健康